

体旅融合IP。瀛东度假村的桨板运动，西沙明珠湖景区的龙舟赛、路亚钓项目……在崇明，体旅融合可以有很多种新尝试。

作为“上海最后的留白地”，如今横沙岛也有了自己的特色“体育+旅游”项目——越野卡丁车。上海有许许多多赛车、卡丁车运动爱好者，也有一些卡丁车娱乐场地。但市区的场地受限于面积，爱好者们难免想要挑战更多新赛道。2022年，出生成长于横沙岛的张帆决定从上海回乡创业。考虑到横沙的优质生态，非常适合推广年轻人喜爱的户外运动，最终他决定引进卡丁车，并打造了上海稀缺的越野卡丁车场地。

在横沙越野卡丁车基地不远处，有村里最大的柑橘采摘园。随着基地逐渐在上海积累良好口碑，张帆一直在思考：如何挖掘产业联动资源，尝试和周边民宿、蔬果合作社、特色餐饮合作，通过“抱团取暖”，不断延伸产业价值链。为此，他和柑橘采摘园合作，“来玩卡丁车，免费畅吃横沙岛橘子！”柑橘采摘园负责人也表示，自从双方合作后，采摘园的销量增长明显。

崇明区体育局局长姚李超在今年环崇明岛国际自盟女子公路世界巡回赛开赛之际表示：“崇明的田、林、水、湖、湿地、公园、廊道等自然资源，都是户外运动的理想场所，打造户外运动的天堂，崇明大有可为，也正大有作为。”

与绿共生

在常住人口2487.45万的上海，有519种鸟类。根据上海林业部门介绍，这些野鸟中，列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的有27种，列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的有92种。

上海的鸟类，可以被视作野生动物多样性中一张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名片”。考虑到上海的面积大约只占全国面积的0.06%，如此规模的种类与珍稀度更是难得。复旦大学生物多样性科学研究所所长马志军此前告诉本刊，上海鸟类种类丰富，主要和上海独有的自然环境与地理位置有关。

每年3月下旬，在澳大利亚等地越冬的大滨鹚，开始了漫长北飞。这些能够“环球飞行”的鸟类，中途在中国沿海滩涂停歇补充能量，之后继续赶路，最终到达西伯利亚冻原地带的繁殖地。包括崇明东滩自然保护区在内的上海诸多沿海滩涂，都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的中间节点，是鸟儿们重要的“中转站”。

根据近些年的监测数据，每年在崇明东滩过境、停留的鸟



每年在崇明东滩过境、停留的鸟类总量达百万只次。摄影/黎军

类总量达百万只次。从2002年开始，持有崇明东滩“身份”的候鸟不断在全球各地被观测到。

2024年7月，在第46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上海崇明东滩候鸟栖息地作为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这一最新成就，让世人看到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更多可能性。在一个国际化大都市，为来来往往的候鸟打造一个理想驿站，并非易事。20世纪90年代，崇明东滩曾面临生态危机，除了围垦等人类干扰，还有外来植物互花米草的强势入侵。随着一系列生态修复项目实施、长江大保护举措落地，东滩的候鸟数量连年攀升。

崇明是诸多候鸟的“国际中转站”，也是长江门户生态屏障。长江在此汇入东海，也孕育了包括长江江豚在内的诸多珍稀水生动物。长江江豚，我国现存唯一淡水豚类，也是地球上最为古老的物种之一。因其嘴巴微微上扬，像是一直在微笑，故被称为“微笑天使”。虽长得喜庆，但江豚的命运却岌岌可危，数量极少，堪称“水中大熊猫”。

随着“长江十年禁渔”等长江大保护战略的深入实施，长江江豚的生存环境得到明显改善。由于饵料资源增加、人类干扰减少，长江入海口的东风西沙水域及青草沙水域已成较为成熟的江豚栖息地。仅2022年，上海市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研究中心监测团队就在上述两块水域累计监测到长江江豚15头次。

无论是候鸟还是江豚，崇明都以自身努力，摸索出与其和谐共生的绿色生态之路。这是一条生态、生产、生活融合发展的新路，更是世界级生态岛围绕“人民城市理念”而进行深度实践的样本。■